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六十八

集部

山谷別集卷十七

宋黃庭堅撰

書簡

與徐師川書四

與洪氏四甥書五

與李德叟書

與李廣心書

與七兄司理書

與嗣深節推十九弟書

與聲叔六姪書二

答荊州族人顏徒帖

與益修四弟強宗帖三

與濟川姪帖

與潤甫賢宗書三

答壯興主簿書二

與廖宣叔帖

與荊南程金部帖

二書附

答石南溪書二

與徐彥和書二

與潘邠老帖五

與頓察院書三

與茂衡通判書

與德之司法書

答李字先判官書

與子正經句宣德帖二

書簡

與徐師川書四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
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日承示諭自當用十年

之功養心探道每詠歎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
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
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
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不處
無事不辦讀書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
理少年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識性穎
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作
記草草

某叩頭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閒居不廢問學甚慰懷想老舅窮露病羸比經先親練祥追慕不逮痛深割又聞給事叔父之訃號慟塞絕門戶陵遲一至於此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慰卹曷勝哀感所寄吉州舊句并得見諸賢和篇皆清麗有句法讀之屢歎糠粃在前老者增愧耳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自探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摹古人至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為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

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嘗有贈邢惇夫
一詩謾錄往多病意嘗憤憤書詞不次

辱書存問勤懇見所作二詩皆有老成之氣他日學問
文章當不憂但念當得智識深遠老於世故者相與琢
磨乃為有益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
此事去道不遠矣禹治水十九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然而不矜不伐況於世間知書能文果不足驕人矣
潘君詩句中觀其人甚刻厲不輕發然不知於治心養

性有少功夫否凡倦殼軒詩卷中人但能訥於言而敏
於行皆足以追配古人矣今人不足驕也不審甥與諸
友嘗如此念之否多病草草因來有新作惠示為望

比遣李掾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一作書臨紙輒頭眩
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想不
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
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
皆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

譽愛憎動其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
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更須探其根本根本固則世故
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之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
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常久而後安之
若但繡其顰悅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
追配古人之才老舅不出此言也未緣趣席千萬強學
自重

與洪氏四甥書五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塗悠遠鴻鴈相依頗不索
寞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勝太守書
頗相知更希善事之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
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棊酒公私皆辦矣玉父若且留
黃亦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
十減六七望夏秋間得佳也

龜父玉父盎父諸甥皆得書知侍奉大母縣君安樂甚

以為慰駒父常得近耗代者已至否鴻父只在齊安否
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然家貧老人須
養未免就科舉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
是要是應科舉法也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得翔于
千仞竟是真鳳凰耳今幾許春秋性行何如治經術否
潘子真近有書來傾倒甚至亦未暇作報蓋父知讀書
有味否所欲於范守處借人易爾但平生不相識方一
通書後信便可言此未緣相見思念何日不勤惟萬萬

自愛因來頻寄書

見師川所寄詩卷有新句甚慰人意比來頗得治經觀
史書否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融會其事理二者皆精
熟涉獵而已無他功也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潘君必數相見比
得其書甚想見其人

龜父外甥得遞中書審侍奉大母縣君安裕同諸弟進
學不倦甚慰懷想即日霜寒想同新婦供具甘旨不匱

黃州教授得安問寄詩比舊增勝每得所寄文字雖哀
苦憔悴中亦一開顏也所問禮樂事具悉禮樂者聖人
所以節文仁義至於大成者也修之身立之天下一法
也一物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範圍天地非聖人孰
能之惟聖人能遂萬物之宜通天下之志萬物皆得宜
禮之實也天下皆得志樂之情也董生王吉劉向所論
蓋欲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以教化民此與聖人之
言不悖也孔子所論孟公綽卞莊子之徒蓋或過不及

非以禮樂節文之則不可為成人如孟子所論合矣聖人者知人之本根材器故其用禮樂也知變化之道而與天地同流故鐘鼓之間而與天地同和俎豆之間而與天地同節後世不本心術故肝膽楚越也而況於禮樂乎

得來書知侍奉萬福進學不倦為慰老舅霜露哀摧比經祥練追慕無冀痛深屠割奈何奈何方此荼毒百骸殄瘁又聞給事叔父之訃一慟欲絕奈何奈何鴻父在

太學時得安問否得劉教授書推與二生文藝頗慰懸情通知古今在勤讀書文章弘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稱事而增語與人計校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游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管子曰聖人貴夜行此之謂也此所謂安身之利用孟子所說曠安宅而不居者謂此

等也潘君文字極有思致近又得渠書傾倒甚至多病
未能即作答且為道意不知此君能留意治心養性否
古人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
一寸此至言也見徐外甥奉議亦道此意數十年先生
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
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未能相見千
萬自重勤務本之學

與李德叟書

德叟推官六弟前嘗作書具道成都事始末來人不取
報而行因循留齋中以至今得劉左藏來元日所寄書
審侍奉三姪太君萬福張新婦彭團練佛兒僧兒各安
勝為慰蘄州學舍尚可忍窮以待黃陂闕否兩年來百
憂滿懷又親老常須醫藥蒼顏白髮已成一翁但以老
者係戀兒女不欲向江湖直強顏班列中爾局中文字
煎迫舊書亦荒廢終日憤憤了無可樂者甚思阿髯誦
詩蝟毛森張慰此寥落也江外方春寒千萬為親自重

右皆
家傳

與李廣心書

廣心主簿弟得所寄書知官下不忘學問時至太平探
幽味玄別後乃能如此何慰如之大舅學士左右當每
得安問即日王事不至勞勤新婦安裕幼弟讀書勝進
諸姝長茂龜父外甥老於場屋作人亦自清苦客游邑
中當承豈弟之蔭不知今舉利鈍何如師川遂能杜門
擇士與游問學有自得處他日當為豫章一名士但恨

彼未有國士與為師賓爾承主簿廳作雙寂堂乞銘漫
作數語還可意否老夫顏鬢與都門相別時大槩不遠
老饕如故四十今年斗長老杜所謂吾笑汝身長者也
知命到家不能三月復以舟載李慶韓十上成都矣相
望萬里會面無期臨紙惘然千萬勤官強學為親自愛
雙寂堂銘
載第二卷

與七兄司理書

某再拜啓元正令節阻遠無階獻壽不能勝情伏惟治

獄多有陰德百福所會坦道為履無所憂懼隨順世緣
哀樂以節以保康寧之壽丁成等來繼得卧龍山絕頂
書兩信所報曲折開慰無量見姪榘書如在目前亦慰
人意秀女幾時生初未得報頃終不作諸人書乃如兄
所慮大郎尚未能深念耳知命挈攜在涪陵凡十月乃
歸才歸又往涪見張從道此公多禁忌初亦患其獵獵
喜往幸相見傾盡亦館待十七夫婦甚勤殊不易也即
日相相小牛王妳慶兒安宜小牛妳粧奴皆無恙相雖

淳良終未好書此司理譚存之忠州人兩兒皆勤讀書

一已十七歲一與相同歲延在齊中令共學差成倫緒

日為之講一大經一小經夜與說老杜詩冀年歲稍見

功耳範公為其師死去三月遽歸今聞凌雲

嘉州大佛院

有

請疏或被迫往往復來純及王行者皆久不在比某處

摩園之下安固寂靜無時不堪然願勿以遞中書沈浮

動念也相望萬里兄弟之心何異對面伏祈寬懷自重

不備

與嗣深節推十九弟書

嗣深節推十九弟得書知同新婦諸姪安勝為慰寄大
蒸棗乃所乏也比得大郎自萍鄉來相聚甚慰人意亦
知元明年來殊健得兒婦孝和甚可意也嗣文般家何
故稽緩如此嗣直絕不得書天民以婦病全家向洪州
就醫未得歸音三十三已同去華歸一月矣高定侯數
有書來但苦貧甚已寄絲二百兩仍月割俸一千與之
雖未有大益聊為不忘之意耳適張客來云遣人到先

山送其弟經費便行故草草作此書樸適出謁黃崧孺
未回亦不及候書續因張客寄書信也今年有雙井飲
否贊府佳士官況當佳光山亦有游觀處否度亦無林
泉之勝比得叔和書乃報小大娘舊疾稍痊亦可喜至
涼遣楷向永寧也六月三十日

與聲叔六姪書二

聲叔六姪得書知同諸新婦侍奉不闕子職牙兒長茂
張士節佳士想筆研間益得講學之樂日月易失官職

自有命但使腹中有數百卷書略識古人義味便不為俗士矣金道人惠書甚勤及寄從容鹿茸丸極濟所乏感刻

卿長老惠書已悉所求院記敬諾但錄事來未詳備如三鈍漢坐脫事及偈句之類士節來修牋記禮意甚篤皆未能作書石橋元上座亦然若石橋功及七分便作銘也近見寫字甚進願文學行義皆如此世間鄙事有甚了期一切放下專意修學千萬千萬

右皆家藏真蹟

答荊州族人顏徒帖

宗子之禮廢同姓之子孫數世之後遂為路人切嘗深
悲之舊嘗聞先君緒言長沙一族初亦零替聞有晦甫
者儒學里行人所推宗恨未相識及不肖游學在淮南
則聞閩漕以侍御史召名動京師矣哀宗墜緒猶當敦
睦况賢者之子孫乎今日相見歡慰無已重煩簡誨悚
惕悚惕

與益修四弟強宗帖三

某承手字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銷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況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以大聖扶傾定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同寮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者如蚊蚋過前耳又何怏怏耶十五郎甚安純謹可愛

某頓首辱手誨喜承體力輕安石屏幽雅有趣偏相諸兒遂與班班矣輟惠多謝多謝小詩謾將意老嬾踈拙

不足觀也

某得來示喜宿來日用輕安惠海中諸物感刻感刻韓退之所謂蚌魚螺蛤蟲睢睢以盱盱欲一以窮之歲月屢謝除者也十五郎紙軸知未尋得同色紙此有五幅似相近謾送或可相足耳標可字尊用棧樸微物也可薪之樵之以薦郊廟以其有用而尊之也

與濟川姪帖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為諸父

雪恥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
患枝葉不茂也所留紙卷寫退之一篇不盡三十五行
尚餘十行未了更續五幅乃可不知有此紙否

右真蹟
皆藏於

其孫
燧

與潤甫賢宗書三

名育有字序見文集第十
六卷潤甫即懋達舊字

某頓首昨到城雖得數相從以為慰而煩溷主禮良勤
惟多愧耳累日寒雨體力能佳否職事亦解漸稀簡耶
亦偷日力讀書否仕宦固欲伸於知己而外物不可必

唯有夙夜公家之餘強學力行乃為不求求之人生成就自有時譬如春夏長養秋霜肅然小大成實誰能禦之至於非其時而望之雖睿聖不能也古人所謂九折臂而成醫者更事多矣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然而孔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然則是非不為也直知其不可求也不審以為何如山中賦鹽遣人就縣中因人附問草率某頓首潤甫賢宗

某頓首獄曹與諸縣事同一家具獄上府每有不當民

情義當裁正事正而緩追胥節目乃為受賜不淺耳

承頗尋繹舊學不廢文字之樂甚善甚善同寮中有能
同此意者否讀書不須務多要是精一書更得人講學
為妙公家事極須留意然要庇護同官之短而推之以
功則我貴矣推其極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者也浮雲儻來若寄之物銖兩自有所繫決非智巧所
能得老夫閱世故來益知三十年守此拙分為不錯也

某頓首

右真蹟皆藏
於其孫朴

答壯輿主簿書二

某頓首往在棘道嘗一作報書爾後三蒙書矣率小字如蟻十餘紙明窓淨几凝神靜慮而讀之得三四紙則頭眩目花卷而櫝藏之迨數日乃能盡知壯輿之傾倒於不肖者至矣顧多病早衰嬾慢無堪何以得此是是堂諸文知壯輿能盡交天下豪傑矣所惠諸銘及上范公書知壯輿強學日新非不肖老鈍可望但歛衽歎服耳是是堂銘在陳留時作畏懦不敢奉寄今失其藁老

來隨事隨忘筆間不復記憶將來諸故友間或可得也
從容里中想亦得沈潛文字間恨未得承琢磨之益臨
書惘然

辱書累紙存問勸戒獎借開發恩意千萬鄙薄綿弱遊
於畏塗已在明哲之後豈能盡承吾子之賜耶見所寄
惠新文與奪勸沮坊之則塞畎之則流筆力與心機相
得歎仰日新之學歡喜降服大不可言劉子真有子矣
如論後錢二書乃如吾司馬溫公論事所謂希顏之人

亦顏之徒者耶自吾子之家禍荐臻往與嗣文兄弟言之則氣塞今而後知劉氏殊不衰也千萬更希以道自重

與廖宣叔帖

某頓首燭下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諭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

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

與荆南程金部帖

二書附

七日來復德人之慶願公即入臺省以福宗社不獨下

交蒙福也都不恁麼太僧生盡恁麼太俗生所以不敢
造前聊具短記

德孺知府金部三丈霜寒即日伏惟尊候萬福去歲舍
弟來蒙賜書勤懇爾後大旆去荆南遂無從上狀比貴
郡遺老王孝子者到黔中問得左右動靜甚悉為慰王
老人言德政豈弟田里安息時時弭節禪居頗有言句
傳在淨坊以為警策聞之欣然如獲瞻對謹勒手狀
附承起居德孺兄弟才學之美當翱翔臺省羽儀侍從

而淹回在外知者所歎東川近鄉里亦便安於私過家
上冢亦仕宦所樂伏想下車中外翕然無復勤發硯之
刃深味禪悅親見古人何樂如之正輔至京西得一書
河南通直及蜀掾皆在眉州邪僭耳寂寂不聞音耗計
榮州之西猶榮州耳雍熙老聞有行業想時接几杖比
得備物亭頌遠想高致欽向無已率易和呈悚仄悚仄
答石南溪書二

某頓首放逐顛沛人所簡賤陰拱而窺三川之塗者惟

恐不肖之塵點辱之也道出貴部而軒蓋奕奕來顧憔悴終日不懈竊深歎服意此邦鰥寡被豈弟之澤深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奉別來忽復一月病餘疲茶終未復常以是闕於修敬乃蒙示書先之存問勤懇感愧無以為喻秋暑溷濁似欲不堪不審尊候何似伏惟萬福謹勒手狀

雅聞南溪民淳事簡况君子居之必有以新其風俗之陋邑庭清虛想時與寮佐同文字之樂諸郎讀書亦有

日新之功某寓舍無等雖無登覽江山之勝得一堂亦可粗遣朝夕來禦魑魅處此蓋已有餘他日稍以私力葺之旁近有禪子道人欲相從寂寞者亦蔽其風雨而已

與徐彥和書二

某再拜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專人辱手誨勤懇審監郡草偃風行又得從容於文字推惻怛以惠鰥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才高

位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惠示壇經箋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往不護言行斯文之作實不虛費翰墨若欲究竟茲事更須退步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耳謹奉狀臨書懷想

太和尉裴安世如晦之子其人好學善士但恐為吏不堪快健不稱尊懷嘗試接引之否其家有如晦時抄書及古墨皆天下之選可試觀之也前所寄香似與小宗不類亦恐是香材不妙使香材盡如所惠蘇合之精自

可冠諸香矣意可尤須沈材強妙前錄意可方去似遺
兩種物蓋當於諸香後云龍腦麝香各三錢別研若果
遺幸增入更有一鄭康成注漢宮香法未檢得續寄上
雙井似差勝去年漫寄一甌嘗試如何

與潘邠老帖五

比辱車馬瞻相風度殊有塵外之韻中心竊獨喜知足
下胸中進於忠厚之實故見此光華爾得示誨及新文
忽忽中疾讀已覺沈疴去體未三復也蒲圻紙佳惠亦

未暇省錄

某昨晚得手誨會以四日院中書成奏書沐浴於感慈
日莫憊甚念作報書及所送紙皆不能今日旦又相君入
院當亟入勢未能如邠老所須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
如虹猶足貫日爾比承懟有司之不知已草草治行遂
不過我而東鄙心甚怏怏此乃學為舉子之文傲幸一
日既得人爵而棄之者也豈所望邠老者耶又恐自有
故不端為此蚊蚋之過前耳書囊聊可收道中詩藁慰

忽未及他

辱專人惠教勤懇審村居侍奉萬福得文字之樂為慰
遠寄書屬託深遠爾雅少加意便當不減古人甚奉助
歡喜也蘄簞珍惠比來歲月深此物漸少也祖夫人挽
詞又未能成今日來頭痛岑岑謁告臥家來人已留數
日恐渠食盡不能待且遣行爾後作得當寓遞此物輩
遇無意無思時滯端不可強強成亦不足傳爾懷蘇亭記
謹諾俟叙本末來也墨一笏是東野暉魯人甚尊異之

今亦難得漫往可為公千篇之費溫公神道碑市中有板數十文可置適令買尚未來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為妙論請試詳讀之如何却示諭伯氏尚家居以代者據位擇縣至今未遷去耳知命非熊無恙有十許篇詩是今春所作不足觀因人傳借有漫字矣漫送一觀公書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奕碁廢日無使筆意便自有佳處近見无咎作慶州使宅記大

為佳作未有別本有即奉寄彼土亦有士人可與共此
者乎因書示諭作書但連一二紙書事不須屢副頗似
不情未緣會面千萬為親自重

平居極欲奉款曲而出入公私事亦相尋來終日不了
眼前以此中休窮年音問不通雖交舊間頗相委悉無
簡賢慕勢之嫌然亦自覺俗狀可憎也辱教獎借太甚
加以恩意存問老少知公見愛深也顧鄙陋何能有益
左右萬一其言過稱不敢當其臭味同者切喜此道有

攸助爾所惠詩卷疾讀數回詞意相得皆奇作也自頃
未嘗得見筆墨緒餘不謂公已能至此欽歎欽歎未足
此心此文乃如明月夜光終不可掩豈待不肖推挽然
願公終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使長者知公不徒為言而
後生有述焉此報左右之勤懇客至草草

辱教墨甚勤惠顧相與款曲之意無日不勤身在公家
又年過四十漸不能堪如此碌碌度歲月爾承強學以
祈不辱此盛德之舉充斯言也足以追配古人文章安

足道哉

與頓察院書二

某再拜某於老兄氣味殊不遠而音問不往來者二十
有五年豈有世故利害能變遷曩時頓敦詩黃魯直哉
然隨食南北相忘於江湖風波之外亦法如是爾又何
足言耶某毀瘠之餘終無生理又得罪遠竄懷寬貸而
畏死恐懼自省情實可知道出貴部意望一見故人洗
濯旅瑣不謂大旆將王命報塞桐柏度還期尚遠負罪

在塗不敢淹久留記叙情臨書悵仰

入淮安之境治聲翕然見別乘道治郡之方仁厚精密
不鄙其民而教養之欽歎欽歎如老兄人物宜在臺閣
而數補外此豈人能為之哉願坐進此道百福之來不
可辭也其區區行李及晴暖取道向襄峽道塗所須別
乘相應副甚周旋也聞知令弟及子舍皆不在郡故不
復遣問幸裁察

答茂衡通判書

某辱手誨存問勤懇審王事不至勞勤侍奉吉慶良慰
懷仰承潔齋向道日勝一日非但不肖所畏當相求於
古人中耳然事親之日可愛當以色養為先不犯靈叟
無不可為若沈滯寂空不卹世諦則為不迴心鈍羅漢
殊無用處也弟妹婚嫁畧已畢否兒女幾人有成立者
未幸一一疏示蒙齋諸詩多有佳句皆自得之言不肖
不復作詩已數年當奉為作蒙齋銘別信寄上未緣款
語臨書增情不次

與德之司法帖

午間地爐太暖欲眠即過行香廳西齋對火觀書差覺
味勝恨泥潦不敢屈煎茶耳絮遂足用鉛茶盃極煩調
護亦不急須也釀會待要高使君近信為佳橋山事嚴
庀百局庀音與庇相近百官各司其局之意黃帝葬橋
山故云耳搜攪十年燈火讀書是唐道人筆悞寫壞兩
字

答李字先判官書

某再拜啓頃蒙賜書勤懇棄捐漂沒非所當得但欽佩
孝友慈祥之意不能喻之於懷哀疾孳孳欲作記承動
靜水濱林下兀然輒復終日報禮曠絕似當得罪矣惟
君子盡人之情能忘之耳舍弟到家能道起居狀審比
來侍奉吉慶王事不至勞勤良慰傾仰無緣參對伏祈
為親自重強學力行以致光大謹勒手狀

與子正經句宣德帖二

某頓首昨晚幸款語奉手誨承旦來起居清健為慰所

送宣城筆亦可用但非其妙者耳游浮金堂詩舊所見也瓶笙詩不用尋張昌裔能誦也

兩辱垂顧敬佩不凋之義恨相從未久未盡蒙琢磨之益耳伏奉手誨喜承官局宴閒起居住健謹勒手狀

右皆

家傳

山谷別集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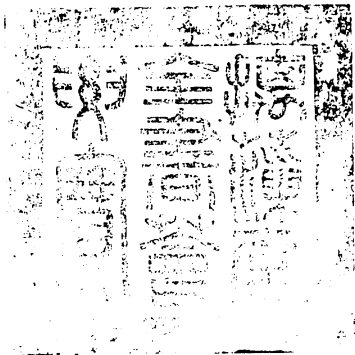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六第七頁後六行直可棄捐刊本棄訛

衰據別本改

第八頁後四行亦是鄙文不足以行遠刊本文訛

杖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別集卷十八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九

集部

山谷別集卷十八

宋 黃庭堅 撰

書簡

答黔州陳監押書二

與斌老書二

與元聿聖唐書六

與元勛不伐書九

與馮才叔機宜書四

與馮當時書

與党伯舟帖七



與馬忠玉書四

與子中知縣書三

與運使中舍書五

與平仲少府書五

與徐尉思齊書

書簡

答黔州陳監押書二

陳名傑斌
老即其子

某再拜奉別遂二十許月通書不數懷仰則勤九月末
屈殿直方送春初所惠書來皮子皆蟲損瀘戎往來之

人如織此君乃慢事如此雖然亦足觀公於不肖之勤也承邇來王事不至勞瘁閣中清健賢郎不廢學開慰無量聞賈使君明快解事宋倅遂全安想郡政殊辦時有歌舞之會對江山否斌老才格甚不凡所恨相遠不能取來此讀書如旁近乞局先生難使之長育人材爾向嘗干王補之為公措置一差遣不意此公遂如此俟新帥到試更圖之不知閣中能令遠來此讀書否見讀書人推鈍資質下劣未嘗不思斌老之明利卓立也末

緣參承臨風懷仰千萬清修不懈自壽

某頓首承賢郎讀書作詩寫字皆日進甚慰久別之意
恨相遠無緣致琢磨之功惟深念金玉之質可惜虛過
歲月耳四十拙鈍如初但不廢書耳王補之小疾遂不
起令人哽塞觀其意氣殊未衰不謂遽止此也摩園閣
尚掃除否新雙井數兩可用蘆心揉篩去白毛細礅用
嫩湯點可攜就摩園煮涪翁井泉也

與斌老書二

斌老累得書喜侍奉吉慶讀書不懈黔中難得師友惟
可閉門自讀書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不雜
學悉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但以韓文為法學作文字
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之類如此等物若修學成看大學
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草書水墨之類且置之
勿作亦妨人讀書全功胡斯立清修節行甚美可與游
從恨渠遂隨計入都耳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
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源若甕口及其至於楚國

橫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坐靜慮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今寄王獻之黃庭經張長史草書千字可觀古人用筆之意

斌老夏熱想侍奉吉慶別來極奉思也即日必在孫逢原會學處此老人勤學穩實依之為有理然常須自存心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如相聚終日作無義語及無益事切自儆戒勿為所黨可惜少年才器可

致遠大一墮此朋中如入鮑魚之肆十年尚猶有臭也
偶得楊伸筆似可用謾寄十枝戎州有所須因書示諭
四十道中廢書已曠成一崑崙矣

右已見
石刻

與元聿聖唐書六

某叩頭聖唐贊府年家欽仰問學存心之美恨相得晚
也辱君子以王事來不但邑里鰥寡之慶吾儕得聞緒
餘之益何慰如之下車未幾先屈臨慰示然在哀削之
中無階致敬謹勒參候哀羸不次

某叩頭上子舍進德不怠恨未識面也寒煖不節起居
何如承教惠示道中佳句想見京洛江湖之遊無日不
在文字間曹公常歎盛孝章老大不廢學今觀公詩恨
曹劉不相待爾子舍詩文遂能如此元氏代不乏人矣
欽歎欽歎阻面但有馳情

賢郎議論高遠與翰墨相稱想其退而閒居必有以自
樂之也岷山之水濫觴及其成江橫絕吳楚涵受百谷
以深其原本故也學而知本者蓋可求師友於書冊

矣

伏奉手誨存問勤篤恭審尊候康勝良慰懷仰累日獨
居山堂氣體少得蘇息但時苦賓客擾人爾惠示手編
元祐錄頗有所發前後序筆力老硬甚激疲懦且借留
傳本別紙云送示陶淵明書像未至也損藜杖荷扶將
之意白直且不須缺人亦不敢自外於左右不伐進學
無恙不果別狀

前日諸公惠訪甚慰幽居岑寂辱手誨審起居佳勝所

示歸舟唱和與雪月爭光可也欽歎欽歎謹勒參候
蒙示先大夫唐詩詞氣深厚有志於天下而無公卿之
命者也須鄙文以表於墓敢不承命乾元用九天地生
物之始君子思所以與天地參者其在遠識宏度進德
不怠與時俱休某歲前定過海昏若水太澀即作乘陸
計爾會面有期尚冀調護惠詩不與在西安時同律豈
吏責不繁又獲山水之助耶欽重欽重

與元勛不伐書九

勛聖庚之子也自元祐初從山谷遊幾二十年終春陵太守

某叩頭不伐足下相簡願見有日比承自屈所見過於
所聞矣書詞稱引所推擬太高若某者安能如是盛意
不可虛辱請誦所從來而足下擇焉不肖蚤從李公擇
孫莘老遊稍知自重而已適於四方得友數公蒙琢磨
之益僅能不溺於流俗爾學問既少記憶早衰緝綴翰
墨粗能達意至於作詩益童子雕篆之流少而好之晚
不能休而先達蘇子瞻猥見題品以為絕倫鄙心實不
堪以為能故數年來病眩因不復作也若乃見已與道

同體俛仰於萬物之中而常為之宰不肖則安能自當
求於世之有道者耳雅聞足下父子涵俗而志剛居今
而好古學問文章下足以與今之人並時上足以配元氏
之作者而愀然憂不能退然謝無有捆載而乞於垂橐
之車豈能有以加益然有一於此今之君子好以文章
輕重人似是千慮之一失最能溺後生願足下鈎其深
而勿游其瀕也至於知言之不二知至誠之無息足
下不但能言之願相與講學推之行事歲晚望效焉

忽忽累日不能往記惟有馳想比辰伏惟侍奉外起居
勝常承問學不懈何慰如之所作賦殊進更少加尺寸
功可以橫行場屋中矣賦語要深切著明不欲一句閒
慢譬如善舞者刻刻出拍拒爾吳生與衆工同用筆墨
而獨能妙者以下筆便能寫物之情性爾如不伐作詩
已探此蹟但舉此加諸彼而已阻面故覩縷如此

暑雨異常伏想起居佳勝所示溫公讀書真是讀書法
涉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耳韻對平生不喜此書故未

曾有御史臺記希文借去未還耶納書府杜詩未嘗注
時因所見疏其上纔數十事耳所示詩殊清壯若足下
之詩視今之學詩者若吞雲夢八九於胸中矣如欲方
駕古人須識古人關捩乃可下筆今代少年能學詩者
前有王逢原後有陳無已兩人而已文章無他但要直
下道而語不狃俗耳

辱書審侍奉吉慶卑以自牧君子所以首出庶物者也
精於一則不凝滯於物鞭其後則無內外之患胸次寬

則不為喜怒所遷人未信則反聰明而自照顏淵曰舜
何人哉隰朋愧不若黃帝夫設心若此豈暇與俗爭能
哉竊窺足下有強學之志故及之耳

比歲在黔中嘗以書及桃竹杖奉好時令君承尊公已
解官去書及杖但留雙井舍中耳清井劉君既至瀘渠
以官所生熟夷相攻掠遂以書來道不能至轅道之意
送所寄書及詩粲然一笑如在南山雲巖之間相從也
詩日奇秀知別來不懈於問學如此勝進歡喜無量想

他文皆如是恨不俱來也所諭家才四壁應舉蹉跎貧者士之常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俱盡則在此不在彼矣千萬開拓胸次以天地為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元明近赴越州司理匠師在揚州守家爾知命挾雌將雛下荆峽迎元明未得近音也文章殊不能下筆蓋才智與齒髮俱衰憂患與病又侵其半所謂吾猶昔人也
有放浪石刻數種亦可以見其衰颯散誕矣小子相今

年已十七誦書雖多終未能決得古人義味近喜作古詩他日或有一長爾未可量也

辱手誨審所苦脫然輕愈侍奉萬福何慰如之兩日亦聞尊府當之富水考試故不敢奏記耳淵明詩三冊今遣去楚詞校讐甚有功常苦王逸學陋無補屈宋欲尋一解寫字人令錄一本正文時時玩之病未能耳字說但苦盛熱嬾竟

每承惠問輒累幅似不必爾頃收得尹師魯范文正歐

陽文忠謝希深數公皆可寄千里者細字一幅爾既為
相與親密削去流俗苟相取下之意又省材惜費之道
也平時讀前漢不審生熟若未熟可日觀一卷并注精
讀有不解者別以葉子記之殊勝泛讀失寸陰耳更慎
冷物及夜中護腹山間霧氣喜侵人守身如城守氣如
瓶乃安樂法

累日欲遣人致問常苦舍中有賓客事暑雨不穎脫體
力佳否想侍奉萬福治行有涯否紙三種漫往作草茶

四品恐須攜向北方耳山堂對新篁終日水聲潺潺殊
奉思也

右皆得之
元氏家藏

與馮才叔機宜書四

某再拜聞大帥出按西融不審旌旆參幕府否方此畏
暑道塗亦良勤宜州人袁端居處與並鄰有幹事材欲
軍前一試其能然聞此行但與懷遠軍城砦耳如此則
用人不多此人云但得達姓名於帥府他日或聽驅使
耳其人能否固不逃於水鏡之前也邵普義用心耿介

喜讀書與人有終始不獨嶺南士大夫中難得也方欲
達姓名以補麾下之闕竊聞詣幕府已有前被用之之
意甚喜慰也河池久不得人若邵君一振其弊遠民實
受察遠照微之賜率易冒聞想大府所患不得人耳

頃頻奉起居之敬不審皆得徹几下否承軒蓋從軍中
之麾在懷遠伏想帷幄尊俎折衝千里動靜勝裕普義
邵侍禁自軍前回辱朋酒之貺甚副所闕承賢郎亦從
于邁盛暑居新城中亦煩暍耶某涉夏來幸頑健伯氏

己之南豐永州兒姪輩近得安問未獲瞻承惟有懷仰
伏祈善眠食自重

平時於左右之心未嘗不勤而筆墨不在眼前又無經
過之便亦恐士大夫之常情畏竄逐之人音問至前故
極簡闕比時有親舊求書至門下輒修動靜之敬惟君
子有常度不以前踈後數為黷也盛暑可畏又師衆聚
新城中人氣鬱蒸於養生之理倍費調持不審寢膳勝
常否令嗣計安勝不肖今年來氣體差勝去年亦賴名

藥裨衰殘幸無他也未緣瞻望馳情無已伏祈自重以
須陞擢

伯氏元明恐過冬至當來道出桂林計當獲參承也鄉
鄰人太醫王君漑云於左右有一日之雅其子秉宜州
以闕使臣令押金陵駐泊迴其家方辦嚴欲向融州居
到桂即望發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想必垂意特相照
恩如骨肉故及此耳

與馮當時書

某頓首辱書恩意千萬審侍奉萬福為慰伯氏道出桂林極荷公父子調護感刻不可言也來人懇求歸燭下作此書晙晙似欲不可讀點藥數品幸垂意一一疏示藥價也送藥人來當更寫一卷字去餘具載熙書言公字紹先與名不叶今奉字曰當時漢書云無說詩匡鼎來鼎當也言匡衡當來耳古人云當其可之謂時感時不可失也尚阻面會千萬珍重

與党伯舟帖七

辱手筆承侍奉吉慶為慰。棗極副所闕。蘆鴈箋板既就。殊勝須尋得一水精或玉槌。乃易成文耳。竹卓子荷垂意。繼得二簡。荷不外之意。墨亦多為人索去。此二墨極堅黑。墨惟換新水磨得。墨多宿水則墨不磷也。枕屏漫寫去陰寒少思不能佳。

辱手誨喜承侍奉萬福。臘糟荷垂意千秋木佳物也。當寄融州作琴軫。并可得數軸頭也。公書字自有宿習。要須勤觀魏晉人書帖。日臨寫數紙。便當頓進與古人爭。

功耳聞令弟亦自有筆力頗喜學否

錫燈檠極便用荷垂意也背文字每煩調護餘尚有三十冊若臘中趵得了當亦一佳事耳欲擣二十冊子紙不知郡中有大擣帛石否燈檠雖荷副所乏夜來試用觀書殊不悞老眼此乃照歌舞之器耳欲煩指揮別作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盞圈徑二寸半盞面三寸著柄盞傍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古者燈盞皆有短柄沈約四聲云燈盞柄曲是也作成
當自優與價却納前一枚去

甲子雷雨深慰民望乃尊公清靜憂民之應欽歎欽歎
暑氣未解計復大作雨當了此下種插秧事爾

辱手誨喜承侍奉吉慶錫合如法已付融州人行矣備
急方俵背甚有功遂得一夏觀覽非小補也比頗得暇
觀法帖否唐林夫作一臨書卓子中有抽替卓面兩行
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知此制度否公

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著紙故尚有拘局不放浪
意態耳但熟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自得之牋板但喜
其簡裁未必工也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
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借示琴甚患桐木太厚聲不清遠頭長尾太高非佳製
也大琴而聲不出尾可謂拙工矣欲合李惇裕木香丸
令人桂州買木香未來或有且借一兩

有人餽此二種筆差勝各分上兩枝須滌研磨墨待松

花自泛乃以染毫則得筆力耳

承惠新頌三篇極歎用心精苦也然詩頌要得出塵拔俗有遠韻而語平易不知曾留意尋此等師匠楷模否
與馬忠玉書四

某再拜啓私居多故又伯氏方自都下來歸故匆匆不能作記承動靜閏餘溽暑即日尊候何如伏惟齋閣燕居八州無不得職明神相之百福所會頗復與諸公共登臨之樂否某蒙恩假守宣城實出獎借之賜方圖一

走節下謹勒手狀

某再拜啓府中潭潭不異逆旅風雨驟冷擁被不溫乃
能降伏心魔服枕晏然欽歎欽歎舟次大風簸船凡動
物皆謳吟達旦時時驚眠亦有斷維折柁之憂今旦既
不可出擁爐假寐亦自不惡翹叟亦擇日出居乃是荆
南人毛病明日陰雨往往復還家作客矣亦聞澧州已
食筍方作書從小禮求之饋犂祁感刻感刻罷之到當
入城參候也

有江州王寅者清靜寡欲忠信好義犯而不校久與之
游見其學行日進不聞其有過也昨登第以兩房孤遺
待其祿而食故授齊州司理今為見闕以江州無船輒
欲乞一舟於節下以不肖於左右有一日之雅遣人來
借一言已報之云馬公特達好賢如足下之清修重慎
見而可知足下但自往求之不審嘗至門下否

某缺然久不作記每見祠部丈知動靜以為慰遠蒙手
教存問勤懇并惠寄紀年通譜極荷眷與不忘承二涖

人饑得使者勞來不怠疲瘵當少蘇今頗得雨澤種餉
及時否餘杭佳太守想得極意湖山之間時有佳句否
某自頃以親老多少不快於今未能輟醫藥又足弱脅
痛艱於下榻強顏班行中公私事多曠但未得雍容江
湖之上不忘鑒寐也臨書起望東南曷勝馳情千萬為
國自重須褒寵以慰親庭謹奉狀

與子中知縣書三

某再拜哀疾之餘荒廢文字故承命久不就屢煩問訊

愧悚愧悚今率爾為此不知堪入石否公富於春秋好學不倦想不厭聞切磋之言顧所聞淺陋不足發揮盛美耳或可入石但得十數本墨本惠示足矣

瑞芝亭碑出於牽強不似文過承推獎但增愧耳顧字大難為石若用一石四圍刻之如顏魯公東方朔畫贊之類亦佳蓋數十年來碑刻大槩有俗氣稍令近古為望

專人辱賜書勤懇感慰無量春氣寒煥未節不審體力

何如伏想平易之政近民鰥寡得職縣齋閒虛頗以講學之功作興田里之秀使畎畝之間知有孝友忠信以效瑞草之實乎某待盡墓次生理無幾頗亦疲於賓客勞問作記承動靜不能萬一不次

與運使中舍書五

某再拜啓比因急促還上狀當已通徹几下專介至伏奉手誨勤懇審外臺澄清會府肅靜尊候萬福良慰懷仰某比苦頭眩不美飲食尚留田里數日間當謀趨拜

節下謹奉狀不能萬一

某十三日受勅管勾亳州明道宮并得堂劄已除范祖禹提舉明道宮奉聖旨各於開封界居住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亦能釋時解意旨且泛舟遷迤向淮南耳二舟告指揮速改文字給付數日間別上狀

去月發南康日託正輔上狀當已徹几下天氣小冷不審比來尊候何如總領諸司事務雖勤調護惟從事於道者能不倦爾令嗣數得音問子舍進學有日新之功

正輔攜去新漁父篇嘗經匠者一按之否方遠瞻承臨
書懷仰謹勒手狀

自頃欲去雙井謂數日可參對故因不為書既至海昏
平生所聞雲居山川勝絕而未嘗到遂勇為一往輒留
半月餘山中孤寂非復人間以是闕於修敬伏蒙賜書
存問曲折慰慰無量失宣城得武昌消息盈虛誠如尊
諭三二日即伏賓次謹勒手狀

令嗣比數相見清重修潔甚可愛也釣絲竹筍大為珍

惠瓜瓠瑣瑣尤覺此物於七筋間有精采也惟清道人在雲居養道深粹不間親疎恨公未識之耳

與平仲少府書五

某頓首自平仲南還恨在城中之日淺又不肖以客事未得休息未得從容求益論也先蒙惠書勤懇千萬甚慰懷仰之情借示仲車先生簡尺重仁疊義可想見其風流也適有賓客集菴中來人督書修問極草草暄暖千萬為道自重

暄暖不審何如太夫人安此風土尊候輕健否饋酒何煩如此公自奉甘旨無餘承乏殊悚仄也仲車先生草草簡尺皆有教戒此所謂有德必有言也

審仲車先生棄士大夫不起於山陽窮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然仲車好德樂義不屈其身以至耄老好學不倦以至於盡在先生無憾矣公父子相知深念哀其身後計士大夫亦須有動心者焉某自八月大病幾至委頓比三四日方食而知飢知味未能復常

也留來使三日候書倦甚不能成煎迫求去扶病就此
天下事權之以義重輕有所屈有所伸足下強飲強食
為太夫人自壽而已

辱書常以公銜將之閒居每從公家借書吏重煩遂不
能作牋上答不能無悚惕也荷存問勤懇教告重複知
公非苟然者感刻感刻惠示新文亦知效官窮僻憔悴
於百寮之下而養直剛大自伸於萬夫之上古人所謂
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也欽歎欽歎未有會集之期

何勝引領千萬為道自重

喻謗之篇論勢利二客由徑而入排斥義命二友其意甚美然制作之體似未盡善也某嘗論古人戲作之文惟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乃為盡善如孟堅賓戲崔駰達旨已費辭而理不足不審以為如何

右皆家傳

與徐尉思齊書

某頓首到城雖得一參候而屢屈軒蓋常恨客衆不得從容相語奉別忽七八日見所與伯氏書審比來日用

輕安良慰懷想遺杖漫煩求之乃承垂意搜索必獲又
以公移將之禮數過當悚惕悚惕短頌戲奉一笑可與
仰山崇勝觀之澀雨不晴意思昏鈍奉狀草率四月初

七日

紫竹拄杖頌
載第二卷

山谷別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七十

集部

山谷別集卷十九

宋黃庭堅撰

書簡

與明叔少府書帖十七

與黃斌老書帖八

與南康史君察院書二

與敦禮祕校帖五

答晦夫衡州使君書二

與榮州薛使君書三

與王周彥書三

與王素翁書二

與楊子建秀才書

書簡

與明叔少府書帖十七

某再拜啓待罪窮壑與魑魅為鄰平生學問亦以老病
昏塞既無書史可備檢尋又無朋友相與琢磨直一談
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賜書存問勤懇且承安貧樂義
不溷鄉黨賣屋以為道塗之資載書以為到官之業想

見風采定慰人心國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哀五十而無聞使得終壽日月餘幾得好學之士相從尚或有所發明望風欽歎無以為喻謹奉狀道願見之意心之精微非筆墨所及伏惟照察謹狀

某頓首比承來官此邦交印有日竊喜草木臭味不遠遂得以文字相娛而不知先大夫與亡叔給事又有同年之契伏奉誨音實深悲慰流落窮山惟欲屏伏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乃得以君子為依可以忘羈旅

矣守倅皆京洛人好事尚文不易得也道中若得暇各
作一書到日投之亦佳但論孤官寡助得高明慈惠之
師長以為依歸可以盡心於職事竊其餘光溫尋舊學
之意其文章波瀾翻頭作尾自繫之大筆矣或不暇及
且杼軸之到後數日亦可此邦氣味適可用此藥耳恐
左右或未諳也

某拜手累日隔面惟有懷想伏奉手誨審起居輕安為
慰承上司擇才付以文柄甚善矧公胸中坦夷臨事不

苟又去科場未久當此任甚宜試院所欲知者一曰公
二曰密三曰敬四曰通公則請託不行密則訟源塞敬
則士心服通則盡人所長某頃凡七作試官凡考試中
恠事未嘗有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老者之智壯者之
決也故謾及之以嫌不欲往見千萬珍厚行李或有所
闕示諭范公及知命皆致問千萬蒙齒記甚惠無緣參
詣願已事早還重陽後日日望挈音矣

某再拜窮山寂寞方得君子相依甚慰恨相見未款耳

伏辱手誨喜承經宿體力輕安寵惠先大夫瀘川集幸甚幸甚竊思江安公以鸞鳳之羽辱在泥塗懷文而抱質不幸蚤世可為實涕自非身後有人綜緝遺文幾不失墜伏讀數篇實以聳歎未遑尋繹翰墨之餘味也謹當奉以巾几勝日一開以辭思遺老敬具手啓上謝萬一不陳昨日亦見太守說四并堂詩然瀘州不見寄也事出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序今檢呈韋蘇州詩若不看且檢示

二難前輩以為亦只用擬魏太子詩序中云楚襄王時
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游者美矣而其主
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
晤言之對并得此二難遭之時耳某疑滕王閣會集主
人有兄弟俱是顯人耳四并堂詩豈有難作之理王
勃秋日宴滕王閣詩序亦云四美具二難并曾見此
文否

昨晚自江瀕歸見一病人臥王道亨籬外石上恐其即

凍死令人扶持到寺門與粥藥問得乃是雙井旁小戶
自荆南受雇為南雄州客鄧四郎馬二郎擔重擔子來
至此見渠病遂抑令押辭退狀棄下馬鄧二客見在北
門外大店安下還可指揮弓手問此二人責令收養此
病夫否或不欲自行即欲縣中投一勾幹人狀并乞責
人取口詞耳

某頓首經宿伏想寢膳安宜試更追韻作二頌此亦曩
時得之聖俞東坡之斧斤耳欲知文章奪其關鍵而自

為主出其無窮如此也縣中訟田者已得情否得閒幸
獲過此閒談歲月亦可惜忽然解官去矣欲約數人來
了却竹籬得一位直差了事者來此亦令一二人同領
護之與飯與酒令一日畢工耳籬竹少十數擔試為令
江頭旋買可得否今日晴暖令人請東玉來會棊可得
眼皮開也

師敏通於吏道與同邑殊可樂人情未必一一合契要
之異而同同而異歸於不為吏所賣而實惠及民者於

其中不必快快也守倅清重事雖少稽緩比他日不猶
愈乎鼎臣極可愛凡事不雕琢而畏法勤官可數與游
也子畏雖似有城府亦審慎可喜勿作耿耿男子酒後
失言何所不至一洗滌之使胸中蕩然與一切人無芥
蒂此學問之意也未有合并之期千萬珍重

辱手畢審安勝為慰屬聞冒風冷小不佳喜遂平安所
錄拙詩是也但訛數字今錄一本去桐帽本蜀人作以
桐木作而漆之如今之帽三十年前猶見之棕鞋本出

蜀中今南叢林皆作葢野夫黃冠之意食笋詩已是元
豐間作若見子瞻詩猶可用其韻省憶耳早間無事可
來此遂同範公所齋粥也令姪想勤學勝裕時攜所讀
過此乃佳士知自守而勤書者難得然須聞古人言行
旨趣乃不虛用功耳須不隨棊合來乃可也

昨來過石駝橋見鋪橋面極不如法直木皆藏旁近人
家而用舊橋面朽木鋪襯一有土則無從點檢經大雨
又當壞公及東玉可那工夫親臨之不躬不親衆民不

信不其然乎

比承動靜行李涉險來歸閒居亦匆匆未能遣記辱手
誨審衝冒小失調護伏想休息得所已輕安矣適有少
急事衮衮至夜不果奉答鄙文編已領略一篇不踳駁
還多二十年前文字也前所借編今送去聞公在告以
避武隆檢覆意不必爾仕宦勞逸常相半如狙公七芋
但朝莫辨耳人生與憂患俱生仕宦則與勞苦同處事
固多藏於隱伏實無可避願深思之食其祿而避事則

災怪生矣

某頓首早辱教答知君子用心所向不謬適得手誨承
已參告受檄即行慰喜無量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如探湯吾聞其語又見其人也水次晨暮極冷千萬珍
重芎丸漫納

累日不奉緒言惟有懷仰辱手誨承體力輕安惠佳果
感刻感刻所問循吏傳治行言其治迹耳召信臣治行
當為天下第一是也序言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

身率先居以廉平又言孝宣時拜刺史宰相皆引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所行以質其言此亦治行之意也累辱手誨并送山蘋極荷勤懇不肖自視缺然每承君子有相濟用之意顧亦何所堪惟忠厚不懈欲以風示流俗則可爾既辱相傾益則俗禮紛紛走人門者何足道哉幸可無疑也舍弟又辱羃肩之賜何必爾耶以宿昔眼痛作不能書未果作謝啓願裁察

本紙用此八幅寫和晁張八篇昨日已書小卷中今輒

作王維摩詰八詩蓋蜀中士大夫罕誦此作故書往貴
人稍尋討耳承今日遂成行早起太守來約同飯遂得
安詔欸語矣聞昨頗以公厨不餽煩料理尋已豁然柳
下惠與鄉人處袒裼裸裎而不辱蓋其胸中視一世
人特鳴吠耳又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耶仰觀青天行
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此

比來伏想氣體殊佳別時具道治心養氣外物不能入
於靈府當已見功如小人觸忤上則送州下則送縣勿

親行罰似為於義於法皆中節耳清河君始聞有長者
能為容悅而行謀其間使上官不睦則以濟其貪鄙幸
熟察之黷道老成好學之士也韓掾雖少年蠶氣然自
修其職事雖嚴無害廖鐸蔡相時召置坐末亦可喜

篆文平時惟書大如手者乃得意既作此大字不甚工
又講義堂字太醇拙他日得暇當別寫此三字奉寄雅
字古之大正小正如此書臺字乃城臺也郭公本出於
號乃從作郭耳

與黃斌老書帖八

某惶恐再拜涉夏草木深山川風露瘴癘所潛伏伏惟
使節衝冒良亦勞勤即日不審營從所止尊候何如下
車伊邇仁厚之風先被於夷夏願篤行李以慰喁喁謹
附承動靜區區萬一不陳

某名在不赦之書長為明時棄物胥䟽隱約蓬蒿之下
直偷生耳已無冠帶可從人間禮數但有幅巾直裰俯
仰閭巷間不可以參謁使車之道左請問舍人記室惟

想望英風凜然竦平生願見之心耳竊惟盛德可以存
而不論言語複重蓋老病之常態冒瀆清重悚仄無地
黃某啓窮巷杜門乃辱軒旆臨之獲聞高明卓絕之論
一洗耳目之塵開慰孤陋無以為喻雨餘朝涼不審尊
候何如伏惟游刃所經民受其賜足以銷伏災沴之氣
明神鑒之百祥所集哀疾無階進謁將命謹勒手狀謝
萬一皇恐皇恐

窮巷杜門非長者之所宜辱乃蒙屈臨開慰孤陋敬佩

嘉德無以為喻某獲聞餘論實慰從來高山仰止之心
又以自得旦來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游刃有餘不至勞
勤幅巾直裰不可以上謁賓次謹勒手狀謝不敏伏惟
照察謹狀

比承考績進官官吏受仁明之賜者皆欣欣不肖益不
敢以田冠野服謁賀門下乃蒙降屈修禮於蓬蓽小人
實自不皇於今恐悚旦來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神明相
助日用輕安所須二方并芎藭丸納上理中丸却乞三

數粒謹勒手狀

前日過蒙旌麾屈顧敬佩嘉德雨寒不審起居何如春
蔬似可侑酒謾徃五種食片炙背野人之意則勤但恐
三鷄七菹君子之腹屬厭矣

天高不雨神龍深潛於蘇波似以為郡中無求於我也
暑氣煩甚不審起居何如園中下簞苦笋欲求三十許
枝喧瀆恐悚恐悚

昨日過蒙延禮甚愧勤主人其奉勝談觀奇畫亦忘終

日煩倦也旦來不審起居何如張園小石刻今日方畢
工謾往一本筆數種各獻兩枝恐有堪作竹者耳如昨
所用張生舊筆幸惠示欲作十數書新筆多即不如人
意故也蘇波谿取水得斌老自作一文道憂歲憂民之
意或可感通耳

蚤來蒙手答勤重感刻感刻伏奉簡畢喜承今日寢膳
寧嘉惠示祭蘇波文字詞旨惻怛益足以感幽潛欽歎
欽歎所諭作郡守名銜義當如此篇末欲更數字具別

紙不審可否塞紅門事雖不得其曲折恐如罷探報百餘負及放散珍禽異獸之類但一事皆德政也

右皆得之其家

與南康史君察院書二

某再拜某罪逆餘生苟活未死日月川流既見素冠追慕不逮哀痛無已頃者使車方承詔而西蒙疏累紙存問慰卹恩意甚厚實深哀感方以竭力大事又治給事叔父窀穸故不能即寓疏罪負無可言者比聞使節當來惠江西尚冀得一參展謹勒手狀

某再拜頃者君在言路竊念忠言嘉謨日補袞職以雨露四方何去國亟耶南康下車即聞田里皆受賜少淹留使節以庇江西桑梓之邦實依喬雲之蔭顧恐即還朝耳近見李子修大夫已請宮觀若遂請瞻對有期也
與敦禮祕校帖五

某頓首昨日幸一參候古器與山川之恠產參然滿前可以清暑此物輩殊勝用心於博奕也然要須以強學力行守之所謂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審今治何經讀

何種史書參其義味有日新之功否惠貺珍器敬佩嘉德竹表篋裏茶盃極佳恨未有天生佳瓢稱之耳米元章書率爾題卷末令親齋郎安勝貌古氣深穩似有學古之質甚可喜也

辱手畢喜承日用輕安示諭讀書甚喜然須深探其義味使不為誦古人之空文乃有益也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為不負班固耳周子發書亂寫置卷尾不成字也

天氣熱揮汗不給諸畫及止止軒字未暇寫去承佳篇
須蜀紙今送三百此乃自令浣花王家作者生瓢承見
惠亦好但恨折時太嫩相茶瓢與相筇竹同法不欲肥
而欲瘦但須飽霜露耳

筇竹戎州用煎茶然久之節斷如截以此絕不攜來人
年四十後漸可扶杖足下少年也親在堂而欲扶杖恐
非禮意欲尋一龜殼佳者截取近尾二寸餘治淨其近
髮處開橫竅為簪道似佳能為尋一龜筒佳者為之乎

辱手畢喜承朝來起居不爽調護寵惠筆墨及紙皆珍
品感刻感刻切觀才器英特可以盡心於古人遠大之
業閉門讀書求心求己漬潤以古人義味深沈重厚謝
去少年戲弄之習以副父兄之願豈不美哉屢承羞餽
未有佳物奉答輒以藥石之言為報伏幸裁察

比承軒蓋絕不出甚善甚善間齋清淨古器羅列左右
思古人不得見誦其書深求其義味則油然仁義之氣
生於胷中慮淡而其樂長豈與頻頻之黨喧闐作無義

語之樂可同日哉惠示砧研物材頗精似亦不甚使用
蓋磨墨之地不廣則難得墨濡多置水則溢四旁非良
器也少留此銘其臀乃遣迴某有大烏石研制作甚適
用或要觀可遣四人并小扛床來取之

答晦夫衡州使君書二

某頓首啓頃蒙賜書并寄惠食器巫山君尋即致來極
濟所乏又辱寓遞所賜書有問勤懇策以所不至仰佩
恩親之至不能已已某潛伏林間踈遠人事惟蓬蒿之

不密是以缺然久不通書想晦夫和易多可又相愛必
能相寬耳雖聞已拜衡州之命不知闕在幾時得孔毅
父書問否即日里中宴居何以為樂頗能留意子弟學
問否子童已赴任未登高臨遠未嘗不懷笑語千萬珍
重以須進擢謹勒手狀

望之去後想令第必將沂國入城其人亦宜調伏成家
否諸子弟有從學之所否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
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

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
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門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
緣得佳士蓺麻必不能為粟也向見令嗣眉目明秀但
患未得師友耳厲之人夜半而生子求火甚急唯恐其
似已也況長者乎無緣會面聊寄一笑

與榮州薛使君書三

某頓首再拜榮州使君承議閣下某既發戎州舟次得
所惠教恩意千萬感服無以為喻即日寒澀不審尊候

何如伏惟豈弟之政近民民以悅服庭無留事齋中嘗有尊俎之樂寢食之味神所相勞無階參敬惟有懷仰伏祈為國為民自珍玉體謹勒手狀

承長者以才術之美嘗入叔父給事心鏡恨未相識也叔父忠義孝友在今士大夫間千人之一也方得立獻納之地不幸蚤世因垂諭不勝實涕

貴州士人惟周彥衣冠之領袖也其人深中篤厚雖中州不易得也其兄莊叔老於世事亦不可得紫衣僧祖

元亦周彥之族兄抱琴種竹有瀟灑之趣以星歷推休咎常得十之七八試問之可知也

與王周彥書三

某久為病苦養成疏簡經歲靜坐性復神存為日已深自有見處回觀昔日舉動皆非更視人間誠為可笑凡人性各有妙用也一得其妙則通深遠到無所不明前世君子所恃以為樂也且天地萬物之美人之所恃為尊榮富樂者皆可空也不足有而人之妄勝也妄滅則

真存存而後知其不足有也經所載皆有聖人修行之
說而世所不察專以富貴為樂則人亦止此而已矣非
周彥亦不語此公案幸心會而默識之復見某之言為
贅也

某頓首啓辱手書勤懇并寄詩文意氣駸駸翼翼出門
已無萬里古人所謂斷以不疑鬼神避之如公筆力他
日孰能當之往在元祐初始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
公初不謂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為一代之詩當推魯直

而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
雖成聲而踈濶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
鍾期改容也如足下之作深之以經術之義味弘之以
史氏之品藻合之以作者之規矩不但使兩川之豪士
拱手也未即得面馳情無量秋初能一來快盡此事謹
勒手狀

某前承問讀易常苦匆匆不能盡所欲言者若欲章分
句解作書生伎倆不過熟讀繫辭便可得作者旨趣矣

此極不難但要成誦令章句瑩然在胸中耳若欲知易之道則但於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句能直下冰銷瓦解斯盡之矣如此句諸佛祖師亦滿口舉不盡也三十年來心醉易中自從解此一句遂不疑老聃釋氏許多文字但就自己求之

與王素翁書二

某頓首辱書勤懇慰慰亡量送紫竹書厨雖未甚中度然亦適用知公眷卹不倦也送軸甚佳感刻感刻秋高

霜冷即日起居何如想里中亦有可人共黃花一樽破
顏而笑所須寫老杜詩青衣城中晝日盡為賓客所奪
夜燈不便老眼且遣此三人回舟中寫得隨處奉寄必
不貽人笑恠也某十五六間必解舟相距密邇猶得時
奉書也對酒作書極不如禮

到青神所得士唯王十六元直老成有士大夫氣味嚴
與公權學識高明文章詞氣道理明白粹美此國士也
蘇元老在庭作詩書字真東坡先生家子弟人物亦高

秀聞其平居甚孝謹不易得也不知素翁嘗與此三人游否公俠士也故以奉告

右皆家傳

與楊子建秀才書

某頓首頃幸得接款曲而賓客全集應接常無餘日不能叩學問之自得處曷勝耿耿冬候暄暖即日想起居輕安通神論佳作也畧能遍讀非潛心之地故倉猝不能得其義味作序如此不審可意否方此睽遠千萬珍重謹勒手狀某再拜

通神論序
載第三卷



山谷別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一

集部

山谷別集卷二十

宋黃庭堅撰

書簡

與劉莘老帖二

與劉斯立帖

與翊道通判書三

與李端中書二

與之美運使書

與子智帖二

與胡少汲書

與熙載書

與王元直帖

答夢得承制書

與叔元帖

答蕭子孝書

與死心道人書三

答浯溪長老新公書

答崇勝密老書

雜簡四

與才卿法曹書

書簡

與劉莘老帖二

某再拜啓不侍累日思承教音無日不勤伏奉簡誨審
體力勝健為慰承諭劉君清修如此固願識之信公語
錄暫留偏觀若欲作序引不敢辭但恐不足以重之耳
七日後當投休告參候謹上狀

自公撫南康士論翕然每與深識者共歎仰也詩云不
懈于位民之攸堅伏惟監於湯之盤銘不以職事舉脩
名立而倦也率易恐悚

與劉斯立帖

某頓首相聞而願見畧已十五年邂逅得面瞻想風度
實過所聞辱手誨并得佳句伏讀未造微妙他日到北
窻當吟咏以為陶冶之具方出局罷甚所要文字未能
檢尋自此當嗣音也

與翊道通判書三

某再拜上仲春尚暄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監理暇豫寢
膳宴安山川表裏言論風旨若可與聞而囚拘有所無

階瞻敬惟有馳情頃蒙賜書存問勤篤忘其在罪籍而
推與過情棄捐漂沒當老於蠻夷中幸瘡瘍不甚族人
養生之具不甚闕便足了一生矣多病早衰頭眩足弱
幾絕人事又林下水濱習成嬾放以是久不能通記下
執事竊謂高明敦厚何所不容照其情實知非簡耳黔
中春寒異常不知夔府亦見雪否伏冀善自調護以安
百祿謹勒手狀

某再拜去歲所蒙乃公狀以閒居務省事不欲數恩公

家借書吏以是久不能上答竊惟高明所以見期益不
在此苛禮故輒闕焉由流俗觀之不勝其罪也頃蒙惠
蜀糖殊佳山中既難得又蔬食所須耳感刻感刻雙井
少許漫往助勝日嘉客對江山治之之法茂宗當能道
之表弟周掾嘗荷顧盼不肖與受賜也舍弟知命蒙存
記甚厚適以病目方小愈未能上狀

夔府故號為少事又漕臺所在吏治有不安易為諮稟
喬年大夫以寬厚治郡而公以餘閒糾擿吏曹之逋慢

伏想宴閒之日益多江山佳麗從容尊俎之樂宜不乏
張茂年少解事相得甚歡聞上司又辟南浦尉張永弼
作帳局亦佳士也同府多得佳士亦可樂耳

與李端中書二

尊公修撰不敢通書恐罪人之垢玷汙大旆之光輝前
日蒙賜酒肴以尊者之賜熟計念之不敢辭亦恐或累
盛德此後願勿繼也悚惕悚惕

昨蒙賜教勤懇并貺建溪珍品敬佩不忘之意即日霜

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忠厚樂易風行草偃尊俎笑談
自得江山之助承誨諭欲求閒冷何不自憲耶督迫上
供處處如此公方富於春秋求閒恐不能無嫌也未有
瞻承之便臨書懷仰伏祈為民自重長使鰥寡得職

與之美運使書

某再拜使車雖數遷然敦厚庸敏民所望而畏愛也伏
惟按部所止高明歛手惇獨得職寢食之味神所相勞
令嗣猶在婦翁家耶君禮想視膳問寢不解子職居閒

亦得文字之樂某漂寓鄂渚家二十口亦隨緣厚薄但
湖北極苦旱乾不免有饑饉之憂耳不審貴部夏秋頗
得時雨否

與子智帖二

某頓首辱書稱述曲折此一面可道而若致千里之音
者何耶老人病嬾了不喜作書此曹獐故不能一二
上答所與勾主簿書文詞意氣甚壯然既稱鄉丈而曰
某白非少者事長之禮也古無尊卑皆稱人曰足下致

敬其足此極數也故范睢謂秦王曰大王足下酈食其
謂漢王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然後世
既稱陛下殿下閣下執事則以足下施於下交則不得
不從衆也足下方有求於勾主簿而曰某白足下猶欲
入而閉門也而可乎

熟觀所惠書詞意高雅有作者之風足下誠勤篤不忘
探經術以致其深考史傳以致其博雖觀先王之言而
以事明之古人不難到也燕然傳具有思致他日不已

由拳皆山中所闕多感多感參前堂蓋取所謂立則見
其參於前耳此處有前後堂前堂面竹竹外脩溪脩溪
以南幕阜山重疊無際後堂北桃李皆數十尺盛夏綠
陰甚可愛二甥誤傳堂意致公佳作失經旨所謂使陳
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諸詩皆有勝處知別後不忘
學欽仰欽仰所須伯夷廟碑及近文以盛暑揮汗作書
不復可及此物秋涼後或得手抄數篇也

與載熙書

某頓首前辱載熙書勤重累紙并手作珍墨煤細質堅
色黟黑幾兼前輩之妙不獨今士大夫好事之比也欽
重欽重又惠京師名筆皆佳感刻多事加之老嬾未能
作答又辱簡記存問不怠何欣慰如之錄示東坡諸語
所欲聞也封示象州詩書信讀之惕然又仰才叔之慈
仁也承新任乃在邕州他日可數通書并為海物之主
人也未有會面之期千萬珍重紙二軸久留此嬾寫因
來人告行謾書畢不能佳也奉字伯仲謾作短序道之

衰朽不成文也公筆札極豪勁但未入古人繩墨何也
古人雖顛倒書亦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
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不審
信之否

與王元直帖

某頓首今旦以楊咸儒煎迫欲行不舉頭寫六七書僅
能至食時而畢故輒戒門吏使勿通賓謁不謂諸君子
旦來皆見過也悚惕悚惕辱手畢喜承日用安和買絹

買米皆煩調護感刻感刻每承諸賢見目以鈞台甚不安也凡名皆須直稱耳若常行唯執政可呼鈞候鈞旨兩制及大兩省三獨坐可呼台候台旨如司諫正言三院御史修撰直閣大卿監皆不呼台候台旨也因見諸公為道此皆改之孔子所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不爾不唯不肖得罪諸賢亦不免為識者所譏笑耳

答夢得承制書

某頓首辱遠寄二詩白髮瘴霧之中不忘筆研實增

愛歎春溪茗菜日佳想甚助吟諷之味無緣瞻奉千萬
珍重賢郎安勝想山中閒寂極得讀書之味

與叔元帖

某再拜昨幸過仁者之里得見隱居之清勝使人有蟬
蛻塵埃之意然迎來將往辱軒蓋甚勤愧不可言也專
人奉賜教勤甚悚惕比來日用輕安賢郎進學不怠良
慰懷仰園亭詩道中忽忽未能就他日可寄也堂室榜
寫去奉新縣二鼓驛舍中有滴堦雨燭下眼花奉狀如

此

答蕭子孝書

與足下先君子游於今三十年常恨濟父不見用於時
又愧錄錄隨食南北不如濟父一丘一壑便足了一生
也比辱以先君子之治命見囑作銘方此銜哀墓次待
盡朝夕何得復有文思又承窀穸有期不敢但以孤
泉下之願率爾就此不知可以傳後否試持與君表議
之可用即摹刻也哀情憤憤書不倫次

右見蕭氏石刻

與死心道人書三

某再拜雲巖和尚禪几往日常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
依稀在光影中今日昭然明日昧然益疑情不盡命根
不斷故望涯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晝臥覺來忽然
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
人不相背乃是第一慈悲亦有無諍寮中三十拄杖因
書馳送興佺在彼否此兩道人却須要打剥淨未審如
何清公到高居計無不安穩亦頗為衲子追逐耶然已

是名滿天下恐終不得閒耳兜率照公是箇本色住山
久與游居亦好興却是叢林中淹浸得到只是從初悟
發處不曾廓然豁爾故不能得成一片見今只管學決
擇佛法收拾一副當打老鼠家具向後為人耳須是本
分宗打罵教煩惱半年十箇月他日未可量須是有香
巖稜道者罷宇始得不知此論是否因書幸見教也戴
道純今在甚處昨在黃龍相聚數日亦是學得說禪儘
似也只今道衆中有是道罷者否馮大郎信心如此雲

巖緣事想不難成就也

奉所賜書承已退翠巖寄住祐聖氣力安樂良慰懷想
今夏居處亦有水濱林下可逍遙者乎公脊骨硬如鐵
去住自由今天下道人中一人而已嘗觀漢之宰相朝
握天下之權暮駕柴車出丞相府自處之適爾旁觀者
亦不為難而今之住山者嘗抱而不忍脫此何理也

某自分寧過萍鄉般取知命一房同赴太平道出奉新
甚願一見更聞師子吼音震驚癡鈍適俗緣有不得去

但相望雲煙之外增歎息耳謹勒手狀

答浯溪長老新公書

某拜手專人辱書勤懇并惠送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銘
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嵒臺銘亦季康篆也然猶有袁
滋篆唐亭銘三十六行何不墨本見惠豈閩體也袁滋
唐相也他處未嘗見篆文此獨有之可貴也凡唐亭之
東崖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共七十一行為崖
溜簷水所敗當日不如一日矣若費三十竿大竹作厦

更以吞槽走簷水其下開掘沙土見崖令走水快亦使
袁公房祀乾潔祐院門免時有聒噪也此事切希掛意
莊客人力得工夫時可令仲純仲球輩將領三兩人治
橋左右溪道令雅潔疊石令橋下亦可作道人四威儀
處他日院門當成次第若得蒙恩比歸奉為盡換內外
牌榜也兩三日既驟熱又賓客紛紛寫大字未得來人
煎迫求歸故且遣回諸人相見皆為致千萬意

答宗勝密老書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意公欣然見納然恐未極其趣耳
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患百種去來無鄉要
使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耳勢利之交決定能
埋沒人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
自然寡過矣道人壁立千仞方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
又和本折却與其和本折却不如壁立千仞

右皆
家傳

雜簡四

某頓首去年失秦少游又失東坡蘇公今年又失陳履

常余意文星已宵墜矣然幸此三君子者皆有佳兒未死猶待其嶄然見頭角爾見東坡祭文多佳語欽歎欽歎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今年多病眩不能作文又思如東坡輩人不可草草下筆故也某行李之詳已具初和甫書中矣

經宿不審體力輕安否早來覺兩日不快乃是前時怒庖人烹調不如法因而就食故氣上而煩則知喜怒之害人深矣夾公服奉煩頤旨令熨過針線工治衣服大

率不能令衣平展耳

右真蹟藏于趙宗玉家

今日祭社一歲民食所託所以祈風雨時節為民禳除
螫賊之災不謂兩勸農使者皆移疾不親之也孔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不可忽也昨
日不甚解所謂故不果論之他日有典祀願少留意公
嘗事韓康公嘗見此公齋祭風範否俸米極荷應副得
無乏它庫支遣否

某頓首承示論數往助崇德姨母此蓋公孝友之素仕

官所得唯此而已其餘亦何足道耶願數顧省立則參
於前在輿則倚於衡也

右真蹟藏于
晉陵尤氏

與才卿法曹仁弟書

某頓首辱書審侍奉到官吉慶為慰八姑頗樂彼風物
否閤中諸幼想皆安勝知太守頗垂顧恨遂被召耳新
守亦故舊俟到即作書往然初仕極須事事盡心竭力
與同僚親睦勿分彼我職事略可相通者任其勞則同
僚歸心矣官所尤謹買物虧價及寺院民家借器用及

出入不明能謹此數事則亦易得舉主稍用他人一秋
毫之力可致矣未緣會面臨書懷想千萬勤官為親自

重

右家藏
真蹟

山谷別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三頁前六行胡斯立清修節行甚
美刊本胡訛無據別本改

第四頁前五行恨相得晚也刊本相得訛得相據
別本改

第六頁後三行下足以與今之人並時刊本脫人
字據別本改

第八頁後六行知命挾雌將雛刊本雛訛鄒今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楷法欲如快馬斫陣刊本楷訛

相據別本改

卷十九第十三頁後八行慮淡而其樂長刊本慮
訛虛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膳錄監生臣沈立銘